



我一生中碰到过不少名人,但许多人只见过那么一次。比如诗人郭小川,我只与他碰过一次面,而且是唯一的一次。

记得是1962年与1963年之交,当时我在天津作协《新港》文学月刊任诗歌编辑,有一次去牡丹江出差,中途在哈尔滨逗留两日,住招待所时偶然与郭小川相遇。我问他,前些年我以常务副主编万力的名义写给他约稿信,收到了没有?他想了想,点点头说:“哦,收到了,只是我最近一直在伊春林区,实在没空复信,请代我问候万力同志,他当年在延安鲁艺,我们曾经见过面。”

“我回天津一定转达。”我又说,“我们更希望您能给我们《新港》赐稿,方纪同志还是我们的主编,你们都是老熟人了。”这时他笑了,说:“方纪、孙犁同志,我们在延安就认识,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还共过事。不过,我现在确实很忙,平时写的也不是太多,对于报刊的约稿,也实在难以顾及……”

他的话没有说下去,可能出于谦逊之故。我知道他所说的完全是实情。其实他在中国作协担任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,而且又要抽时间不远千里赴外地深入生活,以应创作之需,笔下之作品尽管比较丰富,也难以在约稿的报刊中“分配”过来。

我在哈尔滨招待所盘桓的一整天中,相互交谈还是很融洽的,他并未因为我是小他十五岁的晚辈而有些许疏远。在一天的早、中、晚餐期间,彼此都说了很多话,我从他的言谈中所获良多。

在这之前,我以为他是东北人,但听不出他有多少东北口音,基本上说是标准的普通话。在我们交谈越来越深入之后,他异常爽朗地说:“你以为我是东北人也没什么错,我的老家是丰宁县,属于老热河省。过去的说法是东三省,但也有东四省之说,就是包括热河省在内的。”

当时在我们谈话中,他就不间断地吸烟,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一种习惯,尤其是在写作过程中,有一种说法是吸烟可以提神。我曾想建议他吸得少一些,但见他精神状态很好,虽然清瘦却举止洒脱,便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就在这次哈尔滨幸会后不久,我便在《诗刊》上读到了小川老师的最新诗作《祝酒歌》——《林

区三唱》之一。

三伏天下雨哟,雷对雷; 朱仙镇交战哟,锤对锤; 今晚晚上哟,咱们杯对杯! 舒心的酒,千杯不醉; 知心的话,万言不赘; 今儿晚上啊,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!

幸会郭小川 (外一篇)

石英



我知道,这是小川同志此次深入黑龙江林区的新收获,是为伐木工祝捷,也是为诗人的新成果祝捷。

萧红故居追忆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我去哈尔滨出差,在老友门瑞瑜提示下,我决定去呼兰萧红故居一行。车行一路顺利,初秋季节,地面上草木萧疏,盈盈积水静寂,但不少树从还是红叶初染,伴随着鸟雀的鸣声,叶片偶有飘落,轻拂车窗,似有隐语相诉,使得我与门君不忍互语,好在车消多时,已抵达目的地“萧宅”大院,准确地应称为张宅,因萧红原名张迺莹。

事前已有门君电话联系,门前有人迎接,没有过多寒暄,因门君已有交代:主要是随意地看,看后再做必要的交流。我虽是初来,但对这里的一切仿佛并不陌生,也无须多加解说。故居院落极大,且极为开阔,更显寂静。虽然四面的房屋无论是正房还是厢房,其造型与我们老家的房屋相比区别甚微,然其宽敞度却无可比拟。

萧红幼时的一切,她成长中富有个性的种种,都通过实物和文字说明相当清晰地展示在眼前。

我第一次接触她的著作,已是多年前,如按我们民间的习惯说法,也是“缘分”使然。

看过作家个人成长经历展示,又看了居宅附属设施,如仓廩、粮囤等物,与我故乡邻县栖霞牟氏庄园所拥有的近似,都属于北方大户人家,而且可能还同属于所谓的“大粮户”。

院内可能是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,还种植了一些蔬菜。这一点使我倍感亲切,因我小时候在老家同样喜欢在院中角落种些茄子、辣椒、黄瓜等,也足够自家日常食用了。可见院不在大小,家境不论贫富,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相近之处。但不知萧红在家时,对这类活计兴趣如何。

本来,参观已告一段落,应回厅堂落座做些必要的交流,但门君提议还是趁热打铁,去外面呼兰河畔一观,此议也正合我意。呼兰河本就以萧红颇有渊源,理应实地考察一番。此际的呼兰河,虽非水盛季节,然流速仍不见缓,而且尚称澄澈。我见此水,较之适才在内院更似见萧红其人。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,南去与松花江交汇,全程长而不竭,下游历来是能够通航的。当日萧红去哈尔滨,不知乘的是否是航船。

回到大院,一位颇为文气的六旬左右的先生已在厅内迎候。门君秉性通脱,亦未多做介绍,我估计这位先生并非一般解说员,多半是萧门亲属或是研究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士。当他听门君说我是山东人时,便含笑说了句“哦,是老乡”,不知是何意,恐与萧红祖上来历有关,我这人生性腼腆,从不爱刨根问底,便从挎包内拿出在哈尔滨托人买的一瓶“老黄县”高粱烧酒相送,以为纪念。这是当年我二舅告诉我的,说关东朋友最认的就是“老黄县”烧酒,不知过了这么多年,人家是否还领这个情?而眼前这位先生脸上立现悦色,连连说:“好好,‘老黄县’,有名,有名。”我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地。

我和门君都没有在这里吃饭,尽管主家盛意相留。离前,我在留言簿上题了句诗——呼兰河水不止流入松花江而始终跟随女主人远徙南海之滨“生死场”不是萧红一个人的际遇任何有心人都不能绕开命运的重量

们喜爱。洋姜,学名菊芋,也是药食俱佳之物。各地都有洋姜,但在津南,洋姜也许发挥了其耐涝抗碱的特性,它们傍水而生,不挑地方,水淹不惧,水退复生,可咸可甜,可涝可旱。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邂逅津南洋姜的,那原本是一片萧瑟之地,有勤劳的村妇正在修整土地,枯槁的细秸秆下竟然抽出饱满的洋姜。因是野生,个头并不大,但鲜嫩至极,形似生姜,也许这正是其得名的原因。那天,我帮那位大姐挖洋姜纯属手痒,不承想人家后来还分了我一塑料袋“战利品”。捧着这不期而遇的馈赠回家,我感觉自己像个丰收的农夫,接着一番择洗、切片、调味、腌制,数日后自制的洋姜小菜便成了餐桌上大家争抢的美味。

洋姜还有一个名字叫“耶路撒冷洋蓍”,它与苜蓿菜,一个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地下根茎,一个是多年生的单叶互生草本植物,不过它们也有相似之处,比如味苦性凉,清热凉血,是不可多得的药食两用植物,是人们春食盛筵的一部分。苜蓿菜生熟俱佳,吃法多样,洋姜可用于切片炒肉或腌制酱菜,多多尝试,方可不负野趣,不负春光。

春天,雷动虫鸣天地醒,在这万物觉醒、大地复苏之际,无论如何,野菜都可称之为来自春天的馈赠,我们自是不可辜负这来自大自然的美意。

海草屋,是我的家乡胶东海边小渔村里常见的民居。海草屋外墙是用大青石砌成的,房顶是用细长的、柔韧的海草苫成的。

海草在海水里生长时是翠绿色,而当它们被海潮成团成团地卷上海滩,被阳光晒干后,就变成了黑褐色。渔民们都喜欢把它们收集起来,捋成整齐的海草捆,用作搭盖屋顶的材料。

每年入冬前,祖父都会让我搭把手,帮他苫补一下屋顶的海草。屋顶的海草苫得越厚实越好,可以隔热隔寒,让小小的屋子里冬暖夏凉。祖父说,海草是海龙王剃下的“胡须”,金贵得很呢!我当然明白,这是祖父对海草的爱惜,对大海母亲无私馈赠的感恩。

有时候,在烟雾迷蒙的傍晚,我陪着祖父坐在海边的岩石上,眺望夜空下的渔火,还会听到从大雾中传来一些响亮的声音……

“爷爷你听,那是不是鲸的叫声?” “不是鲸的叫声,那是灯塔上雾角的响声,提醒来往的船只;码头就在附近,从这里开进去,就是平安的港湾,不过得当心前头的礁石……”

雾角就是雾中的号角。因为雾气浓重的天气里,岸上的灯塔射出的光带,穿不透厚厚的雾障,这时候还需要一种能穿透雾气的声音,来提醒和引导来往的船只安全靠岸。

祖父曾经是一位老船长,见过海上最大的风浪。坐在岩石上,祖父默默点燃了他的海柳木烟斗。海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,他苍老的面庞上,留下了风暴和波涛的形状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就开始跟着大人出海了……”

“跟着您的爷爷和爹爹出海吗?” 祖父点了点头,望着远处的大海说。

“有天早晨,风浪有些大,爷爷和爹爹没让我上船,就是那天,海上起了风暴,他们再也没有回来。从那以后,我就守着他们留下的这间海草小屋,守着它,就像他们天天还在我身边一样。”

祖父老了,再也不能出海了,就常常独自坐在这块岩石上,一个人凝望大海。我知道,大海和远方,才是祖父心里的故乡。

祖父在世时,每隔几年都会带我去刘公岛。在一块伸向大海的海蚀岩上,矗立着一座刘公高举火把的塑像,祖父每年都要带着酒水来祭拜刘公和刘母。

年迈的刘公半跪在峭崖的巨石上,浑身的肌肉绷紧,右手攀紧岩石,吃力地避开迎面袭来的狂风,左手高举着火把伸向前方。“这片海哪,总是安静的日子少,暴躁的时候多……那天夜里,该是起了多大的风浪哪……”

祖父喃喃自语一般,又给我讲起刘公的故事。那天夜里,一队从南方来的商船,正在向北行驶。不幸的是,天气突然变了,海上起了风暴。起初,船上的人一面与狂风恶浪搏斗,一面向苍天祈祷。后来,食物和淡水用光了,船上的人也筋疲力尽了,有的晕倒在船舱里,有的蜷卧在船板上。大海茫茫,一人似乎已经绝望了。

黑夜里,有人突然发现,前方有一点点火光在闪动。那是一星渔火,还有一颗在天边闪亮的星星? “啊,有救了!我们有救了!”全船的人好像看到了一线生机,拼命地向前划着。

火光越来越大,越来越亮,终于,他们看清了,前面是一座海岛。峻峭的海岬上,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正在狂风中艰难地挥动着火把。

大船总算靠近了海岸,船上的人奋力爬向岸边,有的摇晃着栽倒在沙滩上。老人便一趟趟地把昏倒在沙滩的人,都背进了自己的海草屋里。老婆婆赶紧生起火,煮了热气腾腾的姜汤,还端来了老两口自己舍不得吃的玉米饼子。风暴过后,海上平静了,商船又要启航了。两位老人又送一些米面,在大葫芦里装满淡水,给大家路上用。船老大过意不去,打算送一些从南方带来的礼品给老人。可是,等船长带着礼物来到海草屋时,两位老人却不见了。他们找遍了整个小岛,也没有找到两位老人的身影。

后来,每当海上夜里起了大雾和风暴,这位白发银须的老人,总会高高举着火把站在峭崖上,为过往的船只做向导。有的商船遇到了困难,来到岛上求助,也总会得到两位老人尽心尽力、不求回报的帮助。

当地的出海人和南来北往的船工,都把这两位好心的老人尊称为刘公、刘母。这座位于我的家乡胶东半岛东端威海湾湾口、面朝大海的小岛,便被称为刘公岛。

“海的子孙,到死都离不开海,也从来不肯向风浪低头!”

这是祖父在世时,经常讲的一句话。

“等有一天,爷爷不在了,你就再来一次刘公岛,站在这山顶上,站在刘公脚下,把爷爷的骨灰撒掉……”

“不,爷爷,不要这么说……”

“到时候,傍晚天的风会吹过山顶,把我带回海上去……那样,我兴许能找到爷爷和爹爹这些先人了。”

我看到,祖父的眼里闪着泪花。在他的心中,一定正翻涌着汹涌的海浪吧。

“爷爷您看,灯塔都亮了,我们回家吧?” “好,灯塔亮了,渔船都能平安回家了。”

我挽着祖父的手臂,慢慢地朝村里走去。远处的大海上,有星星点点的渔火和一道道灯塔的光束在闪亮。祖父的海草屋,也像擎在年老的刘公手中的那支火把,稳稳地矗立在小渔村的一角,海草屋的窗子朝向大海,夜夜闪烁着橘黄色的灯光。

“可别小看了这点灯光。海上的人远远看见它,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家,心里会踏实不少。哪怕是过路的船和打鱼人,也能循着灯光找过来,走进屋里烤烤火,吃口热饭热菜,带点热水。”

望着远处茫茫的大海,祖父自言自语地说。

文艺周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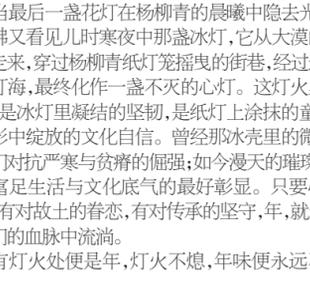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〇六七期

长大后,我成了古镇文化工作者中的一员,开始参与大型灯会的值守。专业的灯艺师、工程师、美工师齐聚一堂,钢架取代了竹篾,LED灯带替代了蜡烛,程序控制的流光溢彩让整个古镇焕发新颜。我站在运河岸边,看着工人们搭建十米高的“莲年有余”灯组,内心却掠过一丝不安:这些现代化的产物,是否失去了那些纸灯曾有过的温情?我看到几位老匠人调试走马灯时,指尖拂过灯面的动作,竟与父亲当年雕刻冰窟时的手势如此相似,那一刻我忽然明白——技艺在变,心却未变,对传承和信念的坚守,始终如一。

今年春节,杨柳青古镇的灯展更添新意:“门神新像”披上了光影铠甲,“漕运盛景”用动态投影重现了千帆竞渡的繁华;传统年画里的仕女与骏马,在声光电的魔法中“活”了过来,仿佛从泛黄的纸页间款款走出;“精武文化”灯组中,霍元甲的英姿在光影中愈发刚毅……市集深处,天津快板的脆响与游人的欢笑交织成歌,此刻,年就在我们身边,温暖如初,璀璨如新。

当最后一盏花灯在杨柳青的晨曦中隐去光芒,我仿佛又看见儿时寒夜里那盏冰灯,它从大漠的星空下走来,穿过杨柳青纸灯笼摇曳的街巷,经过运河畔的灯海,最终化作一盏不灭的心灯。这灯火里的年味,是冰灯里凝结的坚韧,是纸灯上涂抹的童真,是光影中绽放的文化自信。曾经那冰壳里的微光,是我们对抗严寒与贫瘠的倔强;如今漫天的璀璨,是我们富足生活与文化底气的最好彰显。只要心中有光,有对故土的眷恋,有对传承的坚守,年,就永远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。

有灯火处便是年,灯火不熄,年味便永远不会消散。



西青·新春走笔

张宇尘

旧友在朋友圈晒出此刻欢喜

巧手的美酿溢出满屏的香

铺满时间与空间

我手边绘就的诗歌

描摹亲友的欢聚

似是应着白云的邀约

花儿舞动古旧的衣袂

翩翩披上吉时阳光的风采

春来啦

运河岸杨柳青青——杨柳青!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灯火里的年味

翁芳芳



当第一盏花灯在杨柳青的夜色中亮起,年如约而至。

灯火摇曳,模糊了时空,让人不禁坠入往事的星河。我记忆里的第一盏灯,诞生在内蒙古腊月的寒夜。当年我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在内蒙古兵团生活,到了新年,爸爸会用水掺着红颜料,注满水桶,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星空下静置一夜。清晨,他小心地取出冰壳,在中心挖出灯窝,放入半截红烛。除夕夜,这盏冰灯被放置在屋外,烛光透过晶莹的冰壁,把整个冬夜的严寒都暖成了家的温度,也点亮了我对年的期待。“咱们老家的灯,全国闻名!”爸爸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里闪着光。那朦胧而坚韧的光,照亮了我童年的幻想,也在我心底埋下关于故乡的浪漫种子。

五岁那年,我随父母回到杨柳青,这里的新年不再孤寂。寒假前夕,我们都会在课堂上制作纸灯笼,用画笔涂染祝福。灯节时,学校会把学生们制作的灯笼挑选出来,挂到街边的绳架上,在冬夜的微风中轻轻摇曳。街道上的挂彩旗,有的挂灯笼,很多单位门前也会挂上红纱灯,简单但不失喜庆。同学们成群结队,兴奋地走街串巷,一起去“迎灯”“钻灯”,大家穿梭在灯笼中寻找自己的作品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一盏盏灯笼穿越时空,化作万千灯火中的一缕,与古镇的流光交织成一片璀璨星河。

正月十六“遛